

在老家那古色古香的老宅院之中，五棵枣树静静伫立。前院两棵，后院三棵，它们宛如岁月忠实的守望者，饱经风雨洗礼，始终默默凝视着这座宅院的悠悠变迁。老宅院的房屋历经多次修缮，院中的桃树、杏树、榆树、椿树，一批又一批地轮换交替，从祖父那一辈开始，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如今，我们都已儿孙绕膝，唯有这五棵枣树，始终顽强地扎根于此，以蓬勃的生命力彰显着岁月的坚韧与执着。

前院的那棵大枣树，更是承载着厚重而悠久的历史。听祖父讲述，在19世纪末，他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孩童时，便从文水县的文倚村，也就是他外婆家的村子，小心翼翼地将这棵枣树移栽了回来。自此，这棵枣树便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开启了与我们家族相伴的漫长岁月。时光悠悠流转，到了1945年前，那是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岁月，日本鬼子曾在这棵树上拴过战马，粗糙的树皮被磨掉了一大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然而，它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熬过了苦难的时光，在风雨中愈发茁壮，焕发出坚韧不拔的力量，成为了那段艰难岁月的无声见证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情。还未等枣儿完全变红，刚刚泛起红眼圈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便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把青涩的枣子轻轻摘下，小心翼翼地放进煤火旁的小洞，满心期待着它们慢慢被捂软捂熟。在那个物资短缺的艰难年代，能品尝到略带甜味的枣子，便是极大的满足。那滋味，至今回想起来，仍是幸福与温暖，那是属于童年的珍贵记忆，也是艰苦岁月里的一抹甜蜜慰藉。母亲总笑着调侃，说我对那棵老枣树，比对爹妈还要亲呢几分。在那些日子里，枣树的确是我童年最亲密的伙伴，陪我度过无数欢乐时光。

待枣子半红之际，其他三个爷爷家的十来个孙子，在大人们的带领下，一同围聚到枣树下。这时，大爷（父亲的叔伯兄长）总会挺直腰杆，站在枣树下，理直气壮地说道：“这棵枣树，可是我亲手救活的。当年日本人的战马把树皮磨掉，是我赶忙给它包起来，又是浇水，又是施肥，不然它早就没了。”我虽心里有些不服气，可一想到大爷的恩情，便默默地咽下了反驳的话语。母亲曾告诉我，五岁时的我还不会走路，医生诊断是缺钙，家里却没钱买钙片。大爷那时在做粉条副业，手头相对宽裕些，听闻此事，毫不犹豫地掏出五块钱，让父亲买来了钙片，我才得以慢慢学会走路。这份恩情，我始终铭记于心，没齿难忘，也因此对大爷敬重有加，对他与枣树的这段渊源多了几分理解与珍视。

每至秋天，枣树上的叶子渐渐泛黄，秋风轻吹一吹，便“哗啦啦”地飘落，像是一只只金色的蝴蝶，铺满一地。这些看似普通的枣树叶子，在当时可都是宝贝。在农村集体化时期，各家各户也被允许发展一些家庭副业，几乎家家都会养一两只猪、一两只羊或是几只鸡。对于冬日里的羊来说，这些枣树叶子便是最可口的饲料，为它们熬过寒冬提供了必要的养分，助力它们在来年焕发生机。祖父爱抽烟，却买不起纸烟，只能抽旱烟。所谓旱烟，就是带着烟袋锅子的烟杆，下面吊着个烟布袋，里面装着烟叶。抽烟时，捏上一小撮放进烟锅，点燃后，便能听见从烟嘴那头传来“巴嗒巴嗒”的声响，还有“滋滋”的轻响，那是岁月的低语。祖父为了抽烟，自己也种几株烟叶，但更多时候，抽的是干枣叶子。干枣叶不好处理，他便会少拌一点食用油。出于好奇，我曾偷偷抽过祖父的旱烟，结果被呛得咳嗽不止，眼泪直流，自那以后，便再也不敢碰了，那股辛辣的味道至今仍记忆犹新，成为童年趣事的一抹别样色彩。

冬天一到，枣树上的叶子几乎落尽，只剩下遒劲挺拔的枝干，在寒风中傲然挺立，宛如一位坚毅的卫士。偶尔还能瞧见上面挂着几颗红彤彤的枣子，那鲜艳的色泽，就像冬日里的小灯笼，散发着诱人的光芒，引得我们想尽办法也要把它们摘下来。爬上树去，或是找来长长的竹竿，只为摘下这份冬日里的甜蜜。冬日的西北风呼啸而过，树枝发出“呜呜”的声音，仿佛在低吟着岁月的故事，诉说着往昔的点点滴滴，那些欢笑与泪水，温暖与艰辛。在那些寒冷的冬日，枣树褪去了繁茂的枝叶，却依然以其独特的姿态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景致，成为记忆中永恒的画面。

第二年，当别的树木早已发芽，甚至绽放出花朵时，这枣树却仿佛还在沉睡，反应迟钝。直到猛烈的春风将它摇晃，直到喜鹊落在树枝上“喳喳喳”一再提醒，直到南方归来的燕子的欢叫声把它吵醒，清明过后，它才慢悠悠地吐出嫩芽，像是从漫长的梦境中苏醒。在长叶子的过程中，那如小米颗粒般的枣花儿，也悄然绽放，星星点点，隐匿于绿叶之间，宛如繁星闪烁，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待叶子长得茂密时，枣花儿的香气弥漫整个院子，那是一种清甜而淡雅的芬芳，令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这时，我常常躺在二楼室外的平台上，闭上双眼，静静地享受这美好的时光，任由思绪飘飞，沉浸在这宁静而美好的氛围里。阳光洒在身上，微风轻轻拂过，花香萦绕鼻尖，这样惬意的日子，大约能持续一个月，成为心中最柔软的回忆。当枣花的馨香味渐渐淡去，不经意间，便能发现枝头已结出了

小枣，于是，满心欢喜地盼望着秋天的到来，期待着品尝那香甜的枣子，感受丰收的喜悦。每年的这个时候，心中便充满了对收获的期待，那是枣树给予我们的馈赠，是大自然的慷慨。

可以说，我出生时这棵枣树已有四五十年的树龄了，也可以说这棵枣树陪伴我度过了这60多年的悠悠岁月。每年，我都会吃到这棵枣树上结出的甜甜的枣子，那是家的味道，是岁月的馈赠，承载着家族的情感与传承。上小学的时候，我家的这个老宅子是不住人的，那时候大人们把这儿叫场儿院。院子里的西北角有两个破败不堪的正房，东面那个正房的位置是空着的。我的祖父是一个非常勤快的老人，他到了八岁时，还在生产队的菜园子参加劳动，从来不误工。他起早贪黑或用午休的时间，就来院子里见缝插针种些南瓜、豆子，甚至小麦。除此之外，院子里还种了好多树木，有不结果的如榆树和椿树，一般都在靠墙的地方，而一些结果的树就偏里边一些，比如说桃树就有三株，杏树也有两株。而且光这前院当年的枣树也不止这两棵，南边临街现在盖了二楼的地方也有三棵，只不过其它的枣树都比不上那棵老枣树大。于是我每天背上书包说的是上学去了，其实是一个人钻进这空院子里逮鸟儿或者偷吃一些半生不熟的桃儿、杏儿或枣儿，吃得最多的当然是这棵大枣树结的枣儿。那些青涩的味道，如今回想起来，满是童趣与纯真，是童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构成

老宅院的老枣树

□ 武跃征

了我生命中最纯真美好的时光。

到了上世纪的七十年代，父亲把东头道南院的房子以几百块钱卖给了三大爷家，又把祖父传给他的一点点金子也卖掉，在这个叫场儿院的原址上盖了两间正房，西正房一小点，中间的大一些。西正房是我陪着祖父住，中间的房子是父母和弟妹们住。那棵大枣树正对着大正房的窗户，冬天没树叶的时候，阳光透

过窗户几乎能全部照进家里，格外温暖，

让整个屋子都充满了阳光的味道，那是

家的温暖与安宁。夏天天气热了的时候，大枣树上的树叶密密麻麻，就像是撑起了一把巨大的绿伞，阳光被挡在了窗外，家里也就显得格外凉快，是避暑的好去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每年夏天全家人坐在大枣树下面，一边乘凉，一边吃饭，或者聊天。小花猫和大黄狗卧在母亲的脚边，瞪着眼睛也在听大家说话，一幅温馨和睦的场景。在那些夏日的夜晚，枣树为我们带来了清凉与欢乐，成为了家庭团聚的中心，见证了家族的温暖与亲情。

我当年参加中考和高考时，曾在这棵老枣树下，一边乘凉一边不停用树枝在地上解题、书写。那时的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光斑。老枣树静静伫立一旁，它知晓我学习时的专注，懂得我为梦想拼搏的决心，每一片树叶的沙沙声，都像是在为我加油鼓劲。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的结婚典礼仪式，都在这棵大枣树下进行，包括去年我的闺女出嫁。它见证了我们人生中最重要、最幸福的时刻。它的枝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为我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甚至后来父亲母亲去世后的告别仪式也都是在这棵大枣树下进行的，它又目睹了我们的悲痛与不舍。当亲人们离去，枣树依旧默默伫立，成为了我们情感的寄托，承载着无尽的思念与回忆。可以说这棵大枣树见证了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情感与回忆，是我们家庭的一份子，也是我们心灵的寄托。在岁月的长河中，它始终与我们

相伴，成为了家庭历史的一部分，镌刻着家族的记忆与传承。

2019年母亲去世之后，老家的老宅院几乎就没住人了，只有我隔三岔五回来住几天。而且我让二弟媳经常过去帮我打扫，保持院子的整洁。天气暖和些时，特别是每年的清明节过后，我就喜欢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是我的精神家园，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往昔的回忆。特别是那棵历经沧桑的百年老枣树，它已经成为这个家族的精神旗帜和记忆，承载着我们家族的历史与传承，是家族根脉的象征。近年来由于我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与老枣树有关的相片，记录下的美好时光，使得这棵原本默默无闻的老枣树也快成“明星”了，这儿几乎就成了网红打卡地。我的那些朋友们，特别是一些文友们都想来这儿体验一下这如神仙般的日子，感受这份宁静与美好，品味岁月的沉淀。老枣树也因此成为了连接我与朋友们的纽带，让更多人感受到了它的魅力，以及它所承载的深厚情感。

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有告诉你老宅院的老枣树属于什么品种。可能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卖价最高、品相最好、个头最大、吃起来最甜的一种枣子叫作新疆大枣。但是，你知道这种近年来才出名的新疆大枣是怎么来的吗？还是让我告诉你吧，所谓的新疆大枣就是我们交城骏枣在当地的酸枣树上嫁接而成的。交城骏枣历史悠久，早在元代，就已成为皇家贡品，《元一统志》记云：交城县，贡品为“枣”。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备受赞誉。每到成熟的季节，正好赶上秋天的雨季，红了的枣儿被雨水一淋就开裂，裂开后一见水就腐烂，所以能收起来的好枣就少之又少。而新疆地区这个季节比较干旱少雨，所以交城骏枣就在新疆安家落户，成了著名的“新疆大枣”。其实它的老祖宗就是交城骏枣，我们的交城骏枣老子就非常出名，号称“八个一尺，十个一斤”，名不虚传。这么说来我们老宅院的这棵百年老枣树也就属于“贵族血统”了，而真正的交城骏枣吃起来比新疆大枣皮更薄，肉更厚实，味道也更甜。老枣树的品种背后，蕴含着一段独特的农业发展故事，也让我们对它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它不仅是一棵树，更是家族荣耀与传承的象征。

前几年南京的晋明大哥带嫂子和女儿回来，正赶上枣儿红了的时候，他说吃了一辈子的枣，吃遍全世界的各种枣，唯独这棵老枣树上结出的枣儿最好。所以每年枣儿熟了的时候，他都会让我给他和他江苏的哥们儿寄一些。晋明大哥会用咱的骏枣和杨梅及枸杞子等泡出一种非常独特、非常醇香的美酒，而且每年都会特意给我留一坛。有一年由于雨水太大，老枣树上的枣子没收几颗，我就从市场上买了些所谓的骏枣给他寄过去，结果没几天他就打电话过来，说我骗他了，那些枣子根本就不是咱老枣树上结出的枣子。哈哈，他竟然能吃出来，他说除了那棵老枣树上的枣，其他再好的枣子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这么说来这棵老枣树的枣子全世界也算是独一无二的了。老枣树的枣子凭借其独特的口感，赢得了朋友们的喜爱，也成为了我们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传递着跨越地域的情谊。

还有一年也是枣儿红了的季节，从北京开来两辆轿车，一辆是晓蒲大哥和肖湘嫂子，另一辆是李大哥和夫人，他们两对夫妇都是开国将军的后代，名副其实的将门之后。我安排他们住在老宅院的二楼，每天早晨起床后他们就会从二楼走到一层顶上的活动平台上，他们说不要用手去摘，只要张开嘴就可以吃到又脆又甜的大红枣，他们对枣子的喜爱，也让老枣树的名声在更广泛的圈子里传播开来，让更多人知晓了这棵承载着深厚情感的古树。

还有那些所谓的“太原女匪”们，每年枣儿红了的时候也会开上两三辆车来“抢收”。我还是先解释一下“太原女匪”的来历吧，其实“太原女匪”是一种特别亲切的称呼，她们都是180师的后代，她们也并非全部都是女的，主要是女匪头子叫张洁，她是我父亲当年的一名教员张志强（也叫李明）的女儿。张洁是个精明能干又很漂亮女子，而且像她父亲一样非常有组织能力，可以说一呼百应，“太原女匪”是清普大哥亲自命名的。她们不仅来抢收枣子，而且不同的季节，我的圆梦园都会有不同的诗篇，只要我一告诉她们，她们就会浩浩荡荡甚至带着小孩子们开车下乡来“抢收”，而且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她们越抢，我越觉得亲切，真的，我们虽然不是亲兄弟姐妹，却比亲兄弟姐妹还亲。“太原女匪”们的到来，为老宅院增添了许多欢乐与活力，也让老枣树的收获季节更加热闹，充满欢声笑语。

除了“太原女匪”之外，惦记着老宅院老枣树上大红枣的还有我高中同学以及文友诗友。他们也会在枣子成熟的季节，前来品尝这份甜蜜，分享这份喜悦。大家围坐在枣树下，一边品尝着香甜的枣子，一边畅谈着生活的点滴，欢声笑语回荡在院子里。

总之，老宅院的老枣树不仅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也在绵绵不断地给我带来欢乐。它是我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是我心灵的慰藉，也是我与亲朋好友之间情感的桥梁。它扎根于这片土地，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成为家族情感与记忆的永恒象征。



李够梅 摄

只有在哺乳期
山桃花
才能从石缝
伸出躯体

初春
流淌着乳汁
涌向大地
唤醒
所有的生命
站立了百年的老树
在三月的风里
爆出新芽

惊蛰·大山里
行走在这种土地
山川 河流

冬天被拉的漫长

我们还得劈柴 生火

坚强的等待春天

李小明

临近殡仪馆

空中飘来您的声音

那肯定不是您在吟哦

那是录音机在倾诉

您走了

但您的声音没走

院内

同学们为您举行朗诵会

桌上摆满您的诗集

那是好朋友们连夜编撰

整整一夜

都在蜿蜒的陌生的小路上

荒野里的墓地

荒草簇拥着的墓碑

看不清的镌刻着的字迹

摸索，无一不是我的姓名

墓志清晰：一生清风，来世无为。

想起路遇的人

他们早已经成鬼

干干净净。绝无半点飘忽

他们指给我路径，可我依然迷路

——许多事情，走不出去，也折不回来

有荒老的院子

是我回不去的故乡

有要吃掉我的小姑娘

是我愧对的过往

有不慌不忙，容我磨蹭的老妇人

是我终将不会错过的死亡

我是打着灯笼的夜行人

却是被强力的磁石吸附着一样

我确定他们是死去了的

——死鬼。他们借给我老人手机

我却呼叫不到任何一个人

我像种花一样

把诗的种子

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太阳风轻拂

绵绵细雨润泽

诗情荡漾

诗意蒸腾

迷人的诗魂醉了诗眼

透着灵气

蕴藏着智慧的一粒粒汉字

在素纸上长成了一朵朵小花

孩子们捧着一首首小诗

惊呼

老师 我的笔也能生花呀

随意地走

没有一丝儿风的时候

就想带一串风铃

摇着风

随意地走

摔碎面具

让阳光梳洗遍全身

突发奇想

做个女巫

给路人脸上植入不败的花儿

然后一同随意地走

不必计算今天哪年哪月

走入冬天

种诗

(外二首)

马艺华

去学游泳